「煙愁」

張秀亞

第一次讀到琦君的文章，是她那篇收在「海燕集」中的「梅花的蹤跡」，該集的主編人漱菡妹在文前介紹作者說：

「新作家而長詩詞，見梅花如見其人，爲文如流水行雲，意境超逸。」

在篇首，作者引了一闋小詞：

「冰霜未盡能嬌媚，芳菲欲動先廻避。原不識春愁，負他月一鈎。縞衣邀共折，素抱應同惜，猶有最高枝，何妨出手遲！」

由這些詞句，可以見出她心志的高潔，抱負的不凡。

如今在十年之後，我們又讀到了她的這部「煙愁」，她文章的境界益高，這正是她遲遲出手的一部傑作，但我們想她仍將再攀登藝術的峯顚，折給我們最高的一枝，那是三秋的桂子，也許是冬深的寒梅，更或是一根長綠的橄欖枝。

寫文章難，讀文章亦不容易，有人讀文章是在讀文中的字，文中的事，一切皆喜自「實」中尋求，而遲鈍的我獨喜自「虛」中探覓，讀文章之字，怎如讀文章之意，欣賞文章的事實情節，又怎如去捕捉那縹緲的神韻？一個高明的作者，在文字中給我們安排下高妙虛空之境，任讀者在其中流連嘆賞，所謂「或在境中，或在境外，非積墨也。」妙文如好畫，其妙處有時但在畫幅中的空隙處得之。好文亦如妙曲，歌唱的是聲樂家的靈魂，而不是喉舌，體會其美妙處也該以靈魂，而不只是憑了聽覺。琦君的文章空靈曼妙，簡而實繁，淡而實醇，是該以心靈去接受的。

琦君的文章可讀之處甚多。而最吸引我之處，還是那一段淡淡的煙一般的輕愁，這一股

縹緲的愁緒，有如她那篇傑出的小說的題目「紫羅蘭的芬芳」，形成她文章獨特的美麗。琦君是個女人，是個詞人，她那枝寫詩塡詞的筆，更潤澤了她的散文同小說，她的文章就是詩，沒有韻的詩，而達到的境界，則是純詩(Pure Poetry)的境界。寫至此，我忍不住又引證那句話：「歌唱的是她的心靈。」

在琦君的文章中，有一種清新俊逸之氣，一股高雅的氣韻，一種難言的神韻，這賦予她文字無限的魅力，文章的氣韻，原是得自天機，發自靈府。正如郭若虛所說：「固不可以巧密得，復不可以歲月到。」完全是來自那崇高的心靈。

> 好文如妙曲，體會其美妙處也該以靈魂，而不只是憑了聽覺。琦君的文章空靈曼妙，簡而實繁，淡而實醇，是該以心靈去接受的。

這部集子中，連同後記一共包括了三十八篇散文，都是作者這些年來的精心之作，其中的「金盒子」、「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管」、「楊梅」、「鮮牛奶的故事」、「小瓶子」，及其他好多篇，尤爲我所嗜讀。這些篇文字，也充分反映出琦君對文學的主張，她說過：

「好文章必須是語語動人，字字珠璣，要做到這一步，我認爲必須做到：一、平易近人；二、淨化；三、蘊藉；四、眞摯。」此外，她更欣賞唐詩中詠梅妃的句子：「鉛華不御得天眞」——她的文章之純樸、純淨得異常可愛，並非無因。

一篇好文章最好的說明還是那文章本身，在這裏，我且引出她文章的幾段：

「童年時，生在鄉間，我們的房子座落在一望無際的幾野平疇中，平疇之外有蔥綠的羣山環繞。門前小徑出去數十步，就是一灣蔚藍的溪流，春風和暖的天氣，父親每愛在夕陽裏，帶我到菜花麥浪中散步，父親在前面策杖閒

吟，我在後面跟着搖頭擺尾地跟着背千家詩，從後門繞到前門，又從前門越過清溪，遇到荷鋤歸去的農夫，父親就站着與他們聊上好半天。」（油鼻子與父親的旱煙管）

「抗戰第二年，我們回到故鄉，父親病了，他患的是肺病與痔瘡，這兩種病都不宜於吃楊梅，可是到了楊梅成熟的季節，他還是想吃，每天只能吃兩個。有一次父親的朋友從遠方來，送了他一對玲瓏透剔的水晶小碟子，父親自是心愛萬分，母親把兩個紫透的楊梅放在一隻水晶碟子裏，另一隻碟子擺上幾朵茉莉花與一枝芝蘭，一清早叫我端去放在父親的枕邊。聞着芝蘭的陣陣清香，父親把楊梅拿在手指尖上，端詳半晌說：『你母親愛花，愛水果，可是她從不戴花，也不吃水果，只默默地培養得花兒開了，果子結了，她一生都是那麼寧靜淡泊！』他眼睛望着壁上母親與我合攝的照片，言下似不勝感慨。那時庶母不在旁邊，他好像還有許多話想和我說，可是沒有說出來。」（楊梅）

前面一段寫田園景色，寫父女散步時快樂的情景，着墨不多，却是多麼動人！後面一段，用了幾百個字便寫出一大家庭的悲劇——父親的悔恨，嫡母的哀怨，都由孩子的眼睛中反映出來，文字固然美妙極了，但文字以外待我們去領會之處更多，所以我說讀琦君的文章固不僅欣賞她優美的字句，而更待我們以心靈去探求。她的文章多半是寫童年、寫往事、寫對小動物小物件的愛好……但她給我們的啓示，並不次於厚厚的哲學典籍，一花一世界，一砂一大千，在她的筆下又得到一極好的佐證！（原載五十二年十二月卅一日中央日報副刊）

自生命中提煉出來的，就是最好的文章。